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文丛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

李莉 著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李莉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玮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 =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 李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5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7-5614-4319-4

I. 威… II. 李…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523 号

书名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
Weila Kaise de Jiyi Shuxie Yanjiu

著 者 李 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319-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87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300 册
定 价 29.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代序



记忆的艺术编码

上世纪初叶起，外国文学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日益体制化。经过一百多年，外国文学在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已成为本科生产和研究生的常规课程；与此同时，也成为许多学人一生的学术志趣。可以说，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不仅伴随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汉语和以现代汉语进行人文学术研究的转换进程。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是为国民提供异域的自然世界、生活世界的图景和想象空间，是一种“拿来”，那么一个世纪之后，这样一种译介和研究就必然带有中国当代学人自身的审视、洞察和思考。那种一味以作家传记、作品转述和对异域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平面介绍的所谓研究，在当代的学理问责的拷问中，就必然会受到质疑。

实际上，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与文学研究在外在形态和内在理路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学者研究一个外国作家、作品或思潮等等，与其他国家的学者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亦即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推进现有的研究视阈并形成新的论域。因而，某一项研



究，如果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研究，就在人文学科的逻辑上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对该领域互文性的相关研究有着透彻的把握，其论述也必然借鉴相关的学科理论、方法及其学术观点，所以在技术上必然体现在注释的规范性上；其次，即更为重要的是，该种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引入了何种观念、阐发了何种观点，以及在资料挖掘、整理、分类和使用上，在其观点的理论支撑以及论证角度的提供方面有无真正的建构，是否实质性地推进了该领域。换言之，外国文学研究需要的是研究者的洞察力，以及这种洞察力以规范的形式呈现。由于外国文学是异域作者对其外在和内心世界的独特感悟，因而，对这样一种研究就需要研究者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文学能力。那种依靠阅读中译本以及转述国外现有资料的研究均是不具备这种洞察力的表现。

但在目前国内现有的条件下，对一个外国作家进行研究，中国学者试图在资料上有所发现是十分困难的。但这一点并不在本质上妨碍对一个领域进行相关性研究。因为，文学的魅力的基础是人类在情感世界中的相通性，它可以打破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语言的隔膜。大量的文学作品是作家们在人类面对诸多共同问题以语言符号进行的艺术编码，它可以在读者内心深处召唤出人类的良知，透过历史的沧桑和世事的炎凉，领会文学所能带来的凄美和面对困境的勇气。诺贝尔奖在众多自然和社会科学奖项中始终保持了文学奖，其意义正在于文学对于人类持续的精神探索而言，是哲学或历史等学科难以替代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新的研究方式、角度和可能性无疑是多重的。因而中国学者完全可以依据自身对时代的透视和对文本的理解，提供某种中国的文化视点。

记忆是人类把握已逝时光的方式，也是把过去纳入此在的方式，而从整个人类的“类”的意义上讲，记忆又是人类使自己的文明得以延续的方式，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记忆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记忆是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起点，它建立起了人与特定时空的最本质的联系。有了记忆才有所谓的“历史”与“文化”。在文学史中，记忆更多地属于文学机制内的宏大叙事。挖掘文学的记忆潜能是思考历史与文学的伦理承担的切入点，也可以帮助驱散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作为文学继承因子的“记忆”是文学发展的黏合剂。它在协助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也对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背离”。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塑造个人。记忆是潜伏在一切文字下的暗流。美国女作家威拉·凯瑟作为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她丰富的心灵和精湛的文笔绘制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纵观凯瑟的创作，记忆是其艺术的精髓和核心。在威拉·凯瑟的艺术王国里，文学与记忆并肩而行。她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叙述。李莉的论文敏锐地抓住了凯瑟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其作品中的童年记忆和成年记忆、男性的记忆与女性的记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日常记忆与文化记忆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富有创见的解读，廓清了围绕凯瑟文本的一些谜团和误读，深化了凯瑟作品的指涉意义，提出了理解文学现象的新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现有的凯瑟研究。

记忆作为人类的基本认知功能，可以分为宏观记忆和微观记忆。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和社会记忆属于前者，个人记忆以及对具体事件的记忆则属于后者。凯瑟文本中的记忆主要是私人的、日常的、充满情感的、人性化的记忆。它或者不经意地浮现于意识表面，或者长久地蛰伏在思维底层，却总能使拥有者的现实生



活鲜活而富有意义。往昔岁月的点点滴滴，那些渺小的过去，如同神奇的酵母，放大了回忆者对过去的体验，也深化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感悟。这种种私人的、日常的记忆构成了社会记忆的基础。社会记忆已经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和回溯，而是各种社会政治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和过滤的结果。它遵循着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这一生产流程。作者在记忆研究中注意到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复杂多维的喻指关系，并以记忆为切入点对凯瑟文本中的印第安人、移民问题、文化多元性、宗教宽容等敏感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敦促大家反思过去和传统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建构中的价值。

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是过去的真实的媒介，它与记忆一样，都是以现在为参照来组织过去。传统的“完整”不是源于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而是源于不断的阐释，这种阐释的目的在于发现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纽带。威拉·凯瑟的文本提供了阐释传统的最佳范例。我们正是在回忆中理解自我，并最终获取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通过记忆，我们的历史成为整体而非片断，我们的过去得到延伸和扩展，我们的自我融入更大的集体和社群而被放大、升华，生命的意义得以彰显。

在社会经验的层面上，现代性是遗忘的形式，或者说，至少它把历史退压进文化无意识之中。如果说“记忆创造了传统的链条”，而历史学又是“通过记忆而保持的记录”，那么粉碎这根

链条，摧毁记忆将会引发历史学的危机。因此，记忆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凯瑟的记忆书写和本书作者对她的记忆书写的研究旨在唤起我们对宏大叙事之外的日常叙事的关注，对日常生活关注。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是我们对过去的忠实记忆、对未来的朴实承诺。在普通人如流水般逝去的平凡日子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一种“神圣”化的生活，体悟到一种耐人寻味的现实浪漫主义精神。

“当我停止崇拜并开始记忆的时候，生活于我才真正开始。”这是美国作家威拉·凯瑟身体力行的人生格言和艺术信条。李莉博士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文教师。当年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感觉她是位安静、十分谦虚和略带羞涩的学生，与许多报考者相差无几。她话不多，总是在默默地读书和思考，对于各项近乎苛刻的要求，也总是默默地承受，极少叫苦或抱怨。然而在开题报告中，她的出色表现和沉静，令参加开题的老师们着实刮目相看。我当时隐隐地感觉到，她已经初步悟到了什么是研究。所以，她在去年的答辩中，以对该选题的透彻把握，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尤其是以某种文学的表述方式赢得了答辩教授很高的评价，而且不时引起了旁听同学的掌声。我作为她的指导老师，也是十分欣慰的。李莉由于在职攻读，她的博士学位读了5年有余。我相信，这5年将成为她一生中新的记忆，新的生活也从这新的记忆的一刻开始了。

王晓路

2009年1月

摘要



“当我停止崇拜并开始记忆的时候，生活于我才真正开始。”这是美国作家威拉·凯瑟身体力行的人生格言和艺术信条。作为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凯瑟以她丰富的心灵和精湛的文笔绘制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记忆的世界。在约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发表了20部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两部诗集，还有大量的剧评、乐评和杂文。凯瑟获得了多种文学奖章和荣誉学位。1923年的普利策奖表彰了凯瑟在艺术地展现美国生活的全貌和高标准地诠释普遍的人性上的杰出成就。因而凯瑟较早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记忆是凯瑟艺术的精髓和核心。瓦格纳在他最美的那部歌剧中说，艺术不过是回忆青春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年龄越长，那种回忆对我们就显得越加珍贵，并且我们就越能够生动地呈现那种回忆。瓦格纳的歌剧是记忆的乐章，凯瑟的作品则是对记忆的书写。在《教授的房子》中，凯瑟写到圣彼得教授的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都渗透了他个人的记忆。这无疑是作家对自己写作的最好描述。凯瑟的艺术是心灵、思想、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在对个人记忆、日常记忆和家庭记忆的追溯中，作家唤起并激活了社群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借助对过去的记忆，凯瑟和她的主人公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

人类对记忆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对记忆的学理探讨还是晚近



的事。自精神分析技术发明以来，关于我们如何记忆、遗忘和解释过去的洞见已经被合并到我们的日常感知之中，也渗透到文学、艺术和历史的书写之中。在对传统与信仰的坚守中，文学与记忆形成了最坚固的联盟。威拉·凯瑟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叙述。作家本人的记忆和作品中人物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维的叙事空间和想象空间。

然而，在以往的凯瑟研究中，却没有集中、系统地从“记忆”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在汗牛充栋的凯瑟研究论著中，记忆只是叙事手段，却不是叙事对象和目的。它们只论及记忆的具体形式，如仪式操演、烹饪文化、讲故事等，均把记忆作为片面的、孤立的事物，而没能看到凯瑟的创作本身已构成一个庞大的记忆体系。这就为笔者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空间。记忆是解读凯瑟文本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我们可以循着作家的记忆走进她的意识深处，了解她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另一方面，记忆是我们开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钥匙，也是我们领会作家精湛多变的艺术手法的有效符码。记忆研究为现有的凯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无疑可以推进凯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搭建一条沟通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新的桥梁。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构成凯瑟创作主体的8部长篇，几个重要的短篇，以及作者的传记、书信和访谈录。全书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结合，理论分析与文本细读的交织；在进行具体解读的时候，始终注意了作家本人的记忆和她的艺术人物的记忆之间里应外合、环环相扣的关系。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外部研究和总体研究为主，运用社会学和记忆学的理论剖析凯瑟的成长创作历程以及她文本记忆的社会框架。后面4章则以具体作品和人物为线索，条分缕析地解读凯瑟作品中纷繁芜杂的记忆元素，揭开作家庞大而严密的记忆体系的

秘密。

绪论阐述了本书的选题意义和基本思路。正文部分分为6章。第一章“生命在于记忆”主要对“记忆”的历史发展做粗线条的谱系考察，同时介绍凯瑟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以及她的作品被接受的状况。这一章也是笔者为本书的研究寻找合理性和可行性论据的尝试。第二章“记忆的社会框架”从“关于弗吉尼亚南方的潜记忆”“远去的拓荒者”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美国”3个方面阐述凯瑟文本记忆的社会框架。该章主要运用了韦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和相关方法。

第三章“作为象征的童年意象”从外部研究转入内部研究，开始具体的文本分析。记忆是对往事的建构，是有选择地重塑童年生活。特定的经历停留在记忆中，并且使生命所赋的意义更为明确。童年奠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起点和基础，并为我们青春的奋斗准备了丰满的羽翼。亚历山德拉和西娅·克朗伯格在对童年经常而自觉地回忆中找到了自我意识的根基，并在将自己的童年和民族的更古老的童年相连接的过程中与人类的命运和祖先的精神息息相通，从而实践了自我价值以及与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一章运用了认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关于早期记忆的论述。

不管回忆定格在童年时期还是青年时期，有意识地进行记忆的总是成人。第四章“被记忆的他者”论述男性对女性的记忆，主要研究对象是凯瑟的两部长篇《我的安东妮亚》和《一个迷途的女人》。男主人公们通过“凝视”“话语”和“想象”等具体策略对女性进行建构和阐释，粗暴地复制主流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并在对女性身体进行主观塑造和规训的过程中，固化了女性“第二性”的社会角色。本章将文化研究中的身体社会学和性属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解读。“他者”“女性气质”“性别角色期望”与“性别认同”是这一章的关键词。



在第四章里，男性通过扭曲而偏激的记忆行为将女性异化为他者，这些坚强的女性又通过积极的建构找回自我，实践了从“他者”到“我”的升华。在第五章里，这一个个独立的“我”还将通过对母亲们的创造性继承和与姐妹们的互帮互助成为强大的“我们”。笔者认为，记忆是同性间建立真诚友谊的桥梁，但女性间的友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代际传承，它可以是血缘的和非血缘的；男性则从友伴身上找寻另一个自我，获得短暂虚幻的主体性满足，进而获取抵制或共存于消费社会物化潮流的力量。第一节“女性间的传承：母亲的花园”的立意主要取自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母亲们通过讲述家族故事、传授持家技艺完成了代际之间记忆的传承和延续；女儿们在保持母亲的生活习惯中，在母亲留下的生活用品中，在对母亲的回忆中，深切地领悟了生活这门艺术。这一节运用了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并借助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术语“女人主义”。

第二节“男性间的友谊：另一个自我”主要考察凯瑟以“一战”为背景的两部作品《我们中的一个》和《教授的房子》。克劳德和彼得教授是消费社会的精神流放者，虽深陷于物质和欲望的丛林，却追求人的本真价值和更高的人性自由。他们与另一位男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对方身上寻到了未能实现的，或者已经失去的另一个自我。这段友谊作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人公性格的缺陷、经历的贫乏，帮助他们抚慰心灵的创伤，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战争无情地屠戮了年轻的生命，友谊却未结束，它在生者的记忆中延续并臻于完美。韦伯的“工具理性”、鲍德里亚等人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对“自我”“主体性”的论述是本节的理论尺度。

前面几章论述了凯瑟作品中的童年记忆、男性对女性的记忆以及同性间的记忆，总的来说，这些记忆都是重建过去的尝试。第六章正是要探讨凯瑟文本如何借助各种各样的仪式来重建过去。仪式是建立一个群体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担负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舞蹈和礼仪诵唱、约瑟神甫的洋葱头汤、普通人家的节日礼俗，还有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都是重建过去的有效途径。这其中，对印第安人生活的反思和回顾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童年的朴实和率真。所以，本章专辟一节讨论印第安人的宗教观、艺术观和土地观。北美印第安人用身体而不是文字书写对历史的记忆。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从生活中提炼艺术，用艺术照亮生活，在天地间实践着诗意的栖居。凯瑟的移民妇女也是生活的艺术家。她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家务劳动、大大小小的节日庆典中实践着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

对记忆来说最重要的空间就是家——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结合起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才懂得了如何梦想和想象。凯瑟的主人公们都在为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园理想而奋斗。在作家后期的两部作品中，抑郁清高、独善其身的艺术家让位于积极入世的行动主义者，完成了从自我到集体，从对精神人格的完善到和谐社区的建构的升华。这一章主要借用了荣格的原型理论和列斐伏尔等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视角。

“结语”总结了凯瑟作品的记忆特征和记忆书写的意義，指出本课题的学理意义以及记忆研究在当下社会的超越价值。

记忆是潜伏在一切文字下的暗流。随着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和文化研究的不懈探索，记忆日益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记忆研究，尤其是文化记忆的研究涉及民族学、文字学、宗教学、文学等多种学科，代表着21世纪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但是，不论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威拉·凯瑟的记仇书写研究

是文化记忆、集体记忆还是民族记忆都强调集体性、公共性和有组织性。这些宏大记忆是基本客观的、公共的、排斥个人情感的。凯瑟文本中的记忆却是私人的、日常的、充满情感的、人性化的记忆。以这样的记忆为主料，威拉·凯瑟用几十年的时间精心烹制了一道文化大餐。它不仅包含了差不多一千年历史，更有昔日友情的芬芳和早年记忆的光芒。在对记忆的书写中，凯瑟获取了“想象”的翅膀来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并在对日常生活做美的提升中飞向了理想的精神彼岸。

关键词：记忆；自我；主体；日常记忆；家园梦想

“Life began for me when I ceased to admire and began to remember.” This is the motto of Willa Cather in both life and ar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she painted in her work a fantastic world of memory with her rich soul and great artistic power. During nearly 40 years of writing, Cather published 20 novels, 3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2 collections of poetry, numerous essays and drama reviews. She achieved many literary medals and honorary degrees. Willa Cather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23 for her accomplishment in best presenting the wholesome atmosphere of American life, and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American manners and manhood. It is natural that Cather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in much earlier time.

Memory is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Cather’s art. Wagner once said in his most beautiful opera that art is but a way to remember youth. The older we are, the dearer those memories are to us, and the more vividly we can present our memories. Wagner’s opera is flowing memory, while Cather’s work is written memory.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Cather writes about the professor in this way: to him, the most important chapters of his history were interwoven with personal memories. This is undoubtedly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her own writing. Cather’s art is a blend of heart, mind, soul, and body. By tracing back to personal memory, everyday memory and family memory, Cather evokes and enlivens a community’s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memory and national memory; based upon memory of the past, Cather and her protagonists create a new history of themselves.

Man’s knowledge of memory can be dated far back, but theoretical study of memory came much later. Since the invention of



psychoanalytic technology, insight about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explain the past has been woven into the texture of everyday life, seeped into literary, artistic,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ir faith to tradition and belief, literature and memory form a solid alliance. Willa Cather's texts write and convey memory, in turn, memory enriches and deepens her narration. The writer's personal memory in life interwove with that of her characters' in artistic world, and two kinds of memory together build up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of narration and imagination.

However, the former Cather studies are in lack of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emory. Among piles of critical works on Cather, memory is merely a means of narration, but not its purpose and goal. Viewing memory from one-sided and isolated perspective, these readings discuss such specific forms of memory as ritual conducting, cooking culture, story telling but fail to see that Cather's whole body of writing has constructed a grand system of memory. So there is much room for further study. Memory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interpret Cather's textual world. On the one hand, by following the memory of the writer, we can search into her inner mentality; on the other hand, memory is the key to unlock the protagonists' inner soul, and a meaningful cod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writer's magical artistic skill. Memory study adds a new angle to the present limited Cather studies, pushes forward to a certain degree its width and depth, builds a new bridge across the textual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This book studies Cather's eight novels, several important short stories, her biographies, letters and interviews. It has three main

parts: Preface, Body and Conclusion. The book is a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study and internal study, a mixtur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lose reading of tex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wove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memory and her artistic figures' memory is given full attention. Chapter One and Chapter Two are mainly external and general study. They employ certain theories in sociology and mnemonics to analyze Cather's growth and creativ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her textual memory. The remaining four chapters focus on specific works and literary characters, give a minute reading to various memory elements hidden in Cather's works, trying to unfold the veil of the grand and compact system of memory.

Preface makes clear this book's thematic significance and its basic train of thought. The main body is composed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Life Lies in Memory"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emory," introduc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biological materials of Cather and her writing and, the worldwide reception of her works as well. This chapter is an attempt to seek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feasible method. Chapter Two "Social Framework of Memory" explores three sides of the framework, "Suppressed Memory of Southern Virginia," "Pioneers Gone Away," "America in Social Transition." This chapter uses Max Weber's social theory and related methods.

Chapter Three "Symbolic Childhood Image" turns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and begins minute textual analysis. Memory is a construction of past events, a rebuilding of childhood upon chosen materials. Certain experiences stay in memory and shed light on the